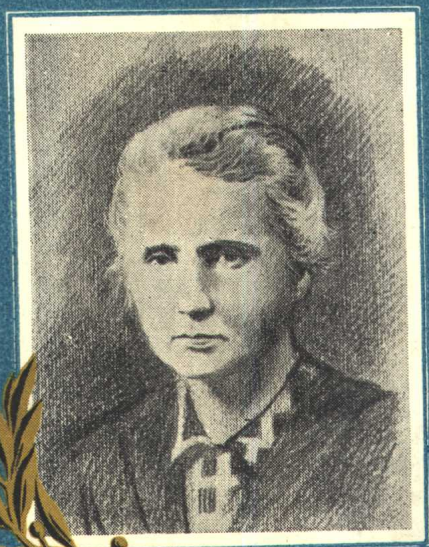




居里夫人

施密特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65

居里夫人

施密特著

靖河譯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年·北京

居 里 夫 人

〔德〕施密特著

清 河 譯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1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1092 1/32 3 5/16 印張 1 插頁 62.00

1957年7月北京第1版 1957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400

統一書号: 11039·25

定价(7)三角二分

內 容 提 要

居里夫人——瑪麗·居里-斯克洛道夫斯卡——是鐳的發現者。她和她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同被推崇為“原子時代的先驅”。她不但是科學上的世界偉人，也是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的傑出戰士。本書作者用不大的篇幅，描述了居里夫人一生的堅強不屈、艱苦奮鬥、薄己厚人和藐視功利的事跡的一些片斷，給志願向科學進軍的青年樹立一個鮮明的榜樣。

L. M. SCHMIED
DIE MAGISCHEN STRAHLEN
LEBENSWEG EINER FORSCHERIN
VERLAG NEUES LEBEN
BERLIN, 1955



瑪麗婭·居里

1867—1934

在 1877 年冬天一个晴朗的日子，有两个小女学生友爱地手挽着手，在华沙一条大街上走着。其中一个叫卡姬姬，她有短短的褐发和伶俐的胖脸。她那一对蓝眼睛好奇地望着周围。她背着的小书包随着脚步荡来荡去。当她看到一件使她高兴或引起她兴趣的事情时，就碰一下她同学的手臂，并且轻轻叫一声。但是这个玛丽姬·斯克洛道夫斯卡（家里的人都叫她曼姬），今天对于卡姬姬发现的趣事却并不怎样关心。这个十岁的孩子皱着眉头，颊上带着泪痕，伶俐的灰色眼睛里露出沉思的神情。

今天学校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了呢？原来学生们所敬爱的教师席库尔斯嘉小姐讲起了这个支离破碎的祖国——波兰，现在被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着。

她讲起这件事必须十分秘密；因为统治者是严禁教师们对波兰儿童唤醒国家民族观念的。

沙皇派遣的视察员经常到学校里来监视；他们看到的表面是平静无事，但骨子里却是沸腾、激昂。波兰教师们总是想尽办法，使少年们清醒地保持着对不幸的祖国的热爱，并激起他们对于外国统治者的仇恨。

就在今天，当席庫尔斯嘉小姐講授民族历史的时候，課堂里照例是靜悄悄的。最后女教师用嘶啞的声調說：

“我国人民在 1863 年和 1864 年进行过英勇的大規模的民族革命，但是被沙皇政府鎮压下去了，沒有获得成功，因此这个斗争現在只限于秘密地对下一代傳授我們的文化和語言。但是我們都知道，这一天將要到来——它一定会到来——，那时候我們會摆脱可恨的外国統治的枷鎖！”

突然一声刺耳的鈴响（这是和波蘭籍看門人約好的警号），这些孩子們就一同出去。經過一陣短時間的匆忙的混亂，在沙皇派來的視察員進來監視之前，這一群心情激動的孩子已經轉到一個正在上手工課的無關緊要的女生班去。誰也看不出，对被奴役的祖國的熱愛和对壓迫者的憎恨同樣在這些幼小的心灵中燃燒着……

小斯克洛道夫斯卡忽然站住了，沖口而出地問道：

“为什么这个沙皇派來的視察員一定要时常到我們学校里来干涉我們的事情？！”

卡姬姬也站住了。她搖着头問她的同學：

“你們，你同席庫尔斯嘉小姐，为什么背地里哭呀？一切都是好好的！那个看門的还和平常一样，当監視的人到来的时候，就馬上按鈴通知我們，我們就立刻把波蘭書本收藏起来。那个穿着高貴的皮衣的胖家伙进来的时候，我們面前只有手工作业，席庫尔斯嘉小姐也正拿着一本俄文書在朗誦，那真太可笑了。”

“不，那没有什么可笑的，”瑪丽姬氣憤地回答。“沙皇要

我們波蘭干什么？他难道还不够富有嗎？他的国土是那么大。”

随着她又悲伤地补充說：

“每只飞鳥，它的嘴怎么長着，就会怎么叫——只有我們波蘭人就該忘記我們本国的語言！根本不准我們看波蘭書。”

泪珠又挂在她的兩頰上了。

“噢，算了吧！”卡姬姬安慰她。“我父亲說过，我們总有一天会重新获得自由的。”

曼姬用手背擦了擦眼睛，昂起头来。

“我父亲也相信会这样；不过为了不被关进監獄，总得說假話，这真是一件苦事。”

这两个女孩子来到了卡姬姬的家，在这所高大的、久經风吹雨淋的房子前面站着談話。过了一会，卡姬姬搂着她朋友的脖子，吻了吻她的兩頰，就跑进了这房子的昏暗的大門。門仍旧敞着。曼姬目送了她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往前走。

她喜欢这个活潑的玩耍和学习的同伴，但是她的朋友还不了解她；按年齡來說她心灵上比較早熟。瑪丽姬看見她亲爱的父亲为了祖国在政治上不自由而煩惱，她也跟着煩惱，并且夢想着將來要給被奴役的祖国做一件大事情。

至于怎样去实现这个夢想，她並沒有明确的概念。但是有一点她是知道的，就是必須竭尽一切力量去学习，因为父亲經常对她说，知識就是力量……

一个雪球砰的一声打在她的書包上，第二个雪球把戴在象絲綢一样柔軟、象玻璃絲一样光亮的金黃色头发上的皮帽

子打掉了。

曼姬的眼睛閃出了亮光。她敏捷地从一个牆角抓起一把已經有点染污了的雪，很快地揉成雪球，向着正在发笑的两个青年扔过去——那是她的哥哥約瑟夫和表哥丕帕·博古斯基。

这两个人虽然已经上了大学，并且自以为很懂事了，却总还是要按着頑童的方式去逗“小孩子”。

約瑟夫象閃电一样快地捡起掉在地上的帽子，往自己头上一戴，但是丕帕把它夺了过来，用一个騎士式的鞠躬递给了表妹。

曼姬笑着接过帽子，随手扣在头上。自然，帽子并没有完全戴好。小斯克洛道夫斯卡对这种事情毫不在意。

丕帕友善地撞了一下約瑟夫的肩膀說：

“喂，亲爱的表哥，我相信，你们这个小妹妹將有一天会成为学者。她很懂事——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說是太懂事了——并且不追求虛荣。”

瑪丽姬很高兴地在两个长腿青年中間一蹦一跳地走着。

她低声講起那个穿着貴重皮衣的胖子，說他向孩子們提出有威胁性的政治問題，弄得孩子們回答时个个胆战心惊。还談到那个可敬的女教师，她在胖子离开教室以后，就流下了眼泪。

这两个大学生听了簡直气得眼睛里要冒火。

“他們以为小孩子是可以欺侮的，”約瑟夫小声地說，“可是他們忘記了一件事，那就是：压迫会产生反抗。”

丕帕点点头。然后轉向小表妹說：

“如果我們團結起來，那麼我們就一定會把壓迫者象討厭的害虫一樣驅除掉。”

“什麼時候？”瑪麗姬問，屏息地等待回答。

他聳了聳肩膀：

“現在我們誰也說不上來；但是誰都知道，這一定會實現——並且大家都希望很快地實現。”

“布朗姬從那邊來了，”瑪麗姬喊着，向她姐姐招手。

布朗姬比瑪麗姬大三歲，她是“小妹妹”的知心人。她在華沙一個中學上學，她最大的願望是做醫生。但是波蘭的大學不收女生……

丕帕在一個十字路口分手了，剩下兄妹幾個繼續走他們的路。

*

*

*

大姐姐海拉在家裡迎着他們，她臉色很沉着。

“媽媽病倒了；她今天又是這麼衰弱，”她用壓低了的聲調說。

從寬敞的餐室裡發出嘈雜的聲音；是寄居在他們家裡的兩個年輕房客正在談話。

因為孩子多，中學教師斯克洛道夫斯基單靠薪水維持不了家庭的生活；他招了兩個大學生作房客，並且幫助他們補習功課。他深深地懂得，應該設法使自己的以及托付給他的孩子們學習得有興趣，並且喚起他們追求知識和提高成績的熱情。

瑪麗姬和布朗姬立刻跑進母親的房間，母親無力地躺在

沙发上。美丽的面孔变得苍白了，睁着一对没有神的大蓝眼睛望着两个女儿。然后有气无力地把手伸给她们。她费了很大的劲，仍然抑制不住极痛苦的咳嗽。

“觉得怎么样，妈妈？疼吗？”布朗娅很关心地这样问，小曼娅温柔地弯着腰挨近面色苍白的母亲，很想吻吻她；但是母亲默默地摇了摇头，眼睛里淌满了泪水。

女孩子们不理解，母亲因为怕把重肺病传染给她们，是怎样地勉强克制着自己，拒绝她们的亲爱温柔的动作。

她用低微的、嘶哑的声音说：“我今天非常疲倦，让我独自呆着吧。”

布朗娅和曼娅无可奈何地离开了那个房间。

* * *

几天以后，到了樅树节假日。那两个年轻房客回家去了。父亲斯克洛道夫斯基接受医生的恳切劝告，趁着假期，把他的妻子带到南方去。

玛丽娅随同哥哥姐姐第一次离开父母，去到市内的亲戚家过樅树节。

丕帕·博古斯基家里竭力为斯克洛道夫斯基家的孩子们准备一个快乐的节日，但是布朗娅和玛丽娅怀念着远在南方的双亲，特别是为重病的母亲担忧，因此她们没有过好这个节日。

约瑟夫和丕帕尽力想用各种玩笑来使女孩子们高兴起来，也没有成功。

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曼娅哭着悄悄地回寢室去了。布

朗姬輕輕地在后边跟着。她觉得自己十三岁了，已經長大了，現在双亲不在这裡，自己必須愛护这个“小妹妹”。

屋里是昏暗的，只有街灯的一綫微光从窗口射进来。曼姬站在窗前，把臉貼在玻璃上。

街头乐师从外边走过，按照古老的民族风俗唱着樅树节的歌曲。

当布朗姬用手臂摟着小妹妹的肩膀时，瑪丽姬悄悄地說：

“去年媽媽还同我們在一起唱歌哩。”

姐姐安慰她說：“明年她还会跟我們在一起唱的。”

“你真这样想嗎？”

在瑪丽姬顫动的声音里含着疑惑、不安和希望。

布朗姬却只預感到凶多吉少。忧愁噎住了咽喉，她怀着痛苦的心情說：

“我……我不知道。”

两个孩子哭了起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她們虽还不十分了解死亡，却已經感觉到死亡的悲痛。

父亲回家来了，显得蒼老了許多。他倒还能保持鎮靜，同孩子們商談目前必要的措施：首先必須把房客打发走；然后全家搬到一个小住宅去。

曼姬問道：“媽媽需要長期离开嗎？”她用恳切的帶試探性的眼光望着她父亲憔悴的臉。

他撫摸着小女儿額上的头发。

“一年是少不来的，”他輕声說，“也許还要更長些。將來媽媽回来后，她也不能再象过去那样督促你們做功課了；她必

須休养。”

“媽媽病得很重嗎？”这个小女孩繼續問，非常担心地望着他。

斯克洛道夫斯基先生很想使瑪丽姪安心；但又不愿說一些即使是出于慈爱的謊話。于是他緘默了，那双善良的眼睛却变得湿漉漉的。

一种愿意帮助別人的感情在小女儿的心坎里产生了，这种感情以后在她的一生中一直沒有消失过。每当她遇到遭受苦难的人，就会发生这种感情。她用双臂搂着她父亲的脖子，靜靜地把头貼在他的臉上。

*

*

*

几个月后，母亲回来了。孩子們几乎認不得她。疾病把她原来非常漂亮的面容毀坏了。她帶着蒼白的臉色、深陷的双頰、沒有光彩的眼睛，极不自在地慢慢挪动着，象一个影子似的，通过这个小住宅的狹窄房間；同时还要費勁抑制在喉嚨里咕嚕着的咳嗽。

从来很活潑的孩子們，現在一到家里就都畏畏縮縮地不敢吭一点儿声。她們比从前更加想和快乐的同學們在一起；但又常常惦念着回家看看患病的母亲，可是在她面前，她們又不敢大声說話。这是一个极痛苦的时期。

母亲明白孩子們內心的矛盾。她自己也非常希望能讓孩子們显露出青少年应有的快乐情緒；她的情况显然变得更坏了，她明知道身体衰弱和痛苦的咳嗽会妨碍她对孩子們的爱，但是已經再也掩飾不住了。

当孩子們到病房里来找她的时候，总是过不了几分鐘，她就催他們出去。約瑟夫和兩個大些的女孩子听到她这样要求，立刻就离开她的房間；但是小曼姬每次都央告說：

“媽媽，讓我在你跟前再呆一小会儿吧！”

母亲虽然非常为这个柔嫩的孩子的健康担心，但她也几乎不忍心再催她出去。

最痛苦的是父亲斯克洛道夫斯基。他非常爱他的妻子，但心里的忧愁却在不断加重，他知道她象点着的蜡燭一样，正在逐漸消失。他也顧慮到孩子們有受傳染的危險，可是又沒有錢把孩子們的害肺病的母亲安置到疗养所去；前次在南方尼西住了几个月，已經把他最后的积蓄都用光了。

他所受到的政治迫害，也压迫着他；他不能不經常担心会丢掉教师职务，他同他那身患重病的妻子和四个不能独立生活的孩子可能落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病人不能起床了，他請了一个年老的亲戚到家里来，那个亲戚患着风湿病，在病体許可的範圍里代为料理家务。三姊妹在做完課外作业以后，也帮着做些事情。

曼姬現在再也沒有時間和她快乐的朋友卡姬姬一起玩耍了。她常常整个鐘头坐在母亲床边，竭尽心力安慰、照顧病人，想減輕病人的痛苦。

她用一种試探的眼光望着那个蒼白、憔悴的臉。媽媽將來会再象早先那样美丽和愉快嗎？还会笑着督促孩子們做家庭作业嗎？她們本来并不需要督促，但母亲曾經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师，只是由于孩子多，家务繁忙，才辞掉了职

务，她依然保持着原来的习惯，每到晚间就要检查孩子们的功课，并且为她们的进步而高兴。

瑪丽姬很忧虑地注视着病人的干瘦的手，她正用手按着没有血色的嘴，想缓和一下震动她身体的咳嗽。媽媽的手从前劳动起来多么有力！她曾亲自用它拿着鞋匠的削刀进行操作，但现在手的皮肤上竟透露出淡蓝色的静脉来。

有一次，一个熟人看见她正在给孩子们纳鞋，感到很诧异，而且讥笑她做这种卑贱的工作，媽媽笑着辯答：

“劳动并不是耻辱！我自己纳小孩的鞋，省下了手工钱——这是好事；我们不是富人，并且孩子们穿鞋坏的也太快。”

瑪丽姬没有忘记这件偶然发生的事。母亲对任何劳动都没有轻视过，这一点给小女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曼姬，玩玩去！”母亲在咳嗽发作过后，无力地说。她希望她的小女儿离开病房；就曼姬的年龄来说，这孩子未免太严肃了。

瑪丽姬不得已离开了那个病房，心里觉得很难过。

不久，她终于经历了童年时代最悲痛的日子。母亲两眼紧闭，消瘦的手交叉在胸前，嘴里没有一点气息，躺在她的床上，平静而安详，好象正在忍受着生活的折磨和致命的疾病。母亲与世长辞了。

*

*

*

瑪丽姬现在也进了中学；她用功学习，能高度集中精神，记忆力也很好。

她在1883年春天从学校里得到一枚金质奖章。她对于

这个成績感到很高兴,这主要是为了她亲爱的父亲,因为孩子們发展成为有志向、有教养的人,对于父亲那种飽經忧患而又被政治上的不自由压迫着的生活來說,正是一綫光明。

但是困难又临头了,中学教师斯克洛道夫斯基的敌人正在用一切手段,想把这个正直的人从教育工作崗位上排挤出去。因此他本来就很菲薄的收入又有被剝夺的危險。

孩子們当中只有約瑟夫能够自己維持生活,他在一年前就当了一名医生。

在这个期間,海拉应教师考試本来及格了。但是这个美丽的、具有宛轉歌喉的姑娘却憧憬着另外一个前途,要努力去追求女歌唱家的生活,于是她开始研究音乐理論和歌唱技术。

布朗婭三年前在中学毕业,很想学医。但是华沙的大学



斯克洛道夫斯基和他的女兒們：曼
姬、布朗姬和海拉